周易說略

序

濟陽稷若張氏性至孝文篤寔洞悉天人理數常耻帖括剿襲之弊當崇貞癸未間痛父變即棄舉子業而以羽翼經傳為己任生平著作甚富如儀禮句讀則勾勒明確而節次了然春秋傳義則矯誣別謬而四傳會歸至於蒿庵雜作性命等編又直登理奧而數百年未傳之秘賴以傳焉及讀易復病時講之陋本本義而為說略因象析義銷融偏滯非不言事而言事之理非不言理而言理之象迹其不占占指事

略矣而理無不包不斤斤辨理略矣而象无不該此
其窜為略而不為詳者正乃所以為詳而恐涉于略
也又何至如時說之言事則掛一漏萬言理則泛舉
失旨者之真為略我讀之者誠依以為揲策可不失
宓羲周文孔子之本意而依以為文章即天下事物
繁賾之狀亦多能核其真占法制藝庶幾兩得之矣
吳門顧林亭先生閱其書而遺之以詩有云緇帷白
室覩風標為嘆斯人久寂寞又曰長期六籍傳無絕
能使羣言意自消則其操行之卓越著述之淵源不

槪可知乎惟惜什襲巳久未嘗公世戊戌冬偶創磁刋堅緻勝木因亟爲次第校正逾巳亥春而易先成旣喜其書之不終於藏而人與俱傳且幷樂此刻之堪以歷遠久也遂爲一言以識之
康熙巳亥四月泰山後學徐志定書於七十二峰之真合齋

周易説略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乎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統於六十四析爲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無不在其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其數不可勝窮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

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宓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貼卦辭銷釋疑滯寧為略不為詳者亦曰求不失其為影似者而已世之為舉業者遺天下之人而耑言一

二人遺天下之物而啻言一二物甚之舉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二物其言此一二人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之物則荒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指一物且不可况舉而屬之一二人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啻為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人每病俗說之陋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為敷衍名曰說略以便童蒙僅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說以求四聖人之說庶幾見聖人設

卦繫辭待用于無窮者果非質言之所能詳而依其影似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言之旨亦依稀可睹矣乎

康熙六年九月朔濟陽張爾岐序

周易說略卷之一

濟陽張爾岐稷若氏著

男　孝寬　栗伯

姪　孝通　文淹

門人　管斐瑞　輯五仝校

崔文炳　人庸

吳孔嘉　令儀

周易上經

古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

當時无諸曰字亦无諸傳字漢費直初以彖象之巽附各卦之後如今本乾卦之體鄭玄王弼又分附彖之巽于卦辭後象之巽于逐爻辭後增入乾坤文言始以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即程子據以作傳者本義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蓋指此也晁說之始考訂古經為八卷東萊呂氏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于彖象文言等篇各加傳字朱子所云乃復孔氏之舊者故據之以為本義至永樂間修大全乃從程傳而分本

義以附其後民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非朱子之舊矣故朱子原本本義所謂上經下經單指羲文周公之經而言也今本本義所謂上經下經則兼彖象文言三傳而言也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昔伏羲畫一奇以象陽之寔畫一偶以象陰之虛至三畫皆陽則名為乾乾者健也又自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此卦上下皆乾則陽之純健之至者故

仍名曰乾文王係辭于卦下謂之彖辭以爲人之柔者不足有爲剛健則有能爲之資凡酬酢日用經理事物皆運用有餘而物莫之阻乾則健之至者自然當得大通凡陽剛者必正陰柔者必邪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故筮得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又利在正固必擇夫理之至當不易者而固守之乃所以善用其健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九畫卦者皆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凡陽數九

為老七為少揲蓍者陽爻得九數即老而當變故以陽為九周公以文王雖係卦辭恐尚不足以盡天地事物之變故於每爻下係之辭是謂爻辭此爻陽而在下未可有為故其象為潛龍龍本有變化之能當其潛時正當以不見為神故占得之者當隱約待時不可輕有作為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而當出潛離隱之時聖人而居大臣之位洽安之澤必乘時而施澤及於物

此物之所利見也、故其象為見龍在田、而其占為利見此等之大人、龍見於田而霖雨必隨之、故以取象、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過剛之資也、居下之上、又履具瞻之位、而當憂患之衝、其位又危本當儆戒者也、其性體剛健、又有能儆戒之象、故周公本其象以戒占者曰、君子當此之位惟終日自強不息、乾而又乾、不敢少有惰弛、至於日夕猶惕若恐懼而不懈、

則其所行必皆以道、而無苟且恣肆之失矣、雖居危厲之地、亦得无咎矣。重剛不中、時說以重剛爲乾之純、不中以時位言、恐非本旨、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以德而言、九陽志於進也、四陰又不果於進、以位而言、居上可進也、居上之下、又疑於未可進、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龍之或將躍而向乎天、又不遽躍也、而尚在於淵、人若能隨時詳審如此。庶無躁進之失。而可以無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而居尊位、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君子於此觀光。小人於此歸極。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也。故其象爲飛龍在天、而其占爲利見此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於上、進之極也、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如是以應天下之務、必至有悔故其象爲亢龍、而以有悔戒占者、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六爻皆老陽而用九則陽變而爲陰是剛而能柔善用其剛而不過者吉之道也故其象爲羣龍无首言陽性本剛今却變而柔如龍之不見其首也人能如是吉可知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彖之翼古本別爲上下兩篇鄭王旣取而附于經始加曰字晁呂復古本始加傳字故本義云彖即文王所係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今

經雖從鄭王本尚不沒此二語亦前輩慎重之意也

夫子釋文王卦下之彖曰伏羲以乾卦象天文王係之以元亨利貞自今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天道之運惟是一氣而一氣之始動即為元萬物皆取此一元之氣以為生生之始氣机既動之後即漸長而為亨成遂而為利結實而為貞不過此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無間則乾之元乃統備乎天德而無遺者也乾元何其大乎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亨何如乎、方物之資始也、僅有其氣而无其形、及至雲行雨施、品物得其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不已、出之不窮矣、是所謂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夫元亨之理、不特天道為然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其、非元无以始、非貞无以終、非終无以為始非始无以成終者、无不洞悉、知易之六位始于初

而終于上者、亦惟以時而成、其進退消息各有攸當、至其見于行事、則時乘六龍以御乎天道、或潛或見或躍或飛應用不窮變化无迹如此、此即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天道之利貞何如、乾之為道、變焉而漸進不已、化焉而為氣各殊、氣机之推遷自率其常也、而萬物得之各為一性、各為一命、物物得宜而不相害、又各自保合此太和之氣、舉向之各正者、飽滿具足、

翕聚不撤焉此乃天道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若聖人在天子之位髙出庶物其推行之妙亦如乾道變化而萬國之人各得其所亦如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非聖人之利貞乎乾之四德在天者如此在聖人者如此可見乾德无物而不具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辭此則夫子所作之傳也夫子說乾之為卦所以

象天、此卦內外皆乾、是象天之運行无時或息、非至健不能也、君子以之而自強不息、純乎天德之剛无人欲之累、則在我之健、一如天行之健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爻辭所謂潛龍勿用、以其陽爻而在下位、故取象於潛龍、見非有爲之時、示占以勿用、告以養晦之道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所謂見龍在田、言大人出潛離隱、其德化所施、已

普徧乎物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所謂終日乾乾者反復踐履乎當盡之道而不敢少肆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之或躍在淵是可以進而不遽進其進必以時矣故其進為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言大人之乘時而起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言物之盈滿必當有變不能久于其位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用九以陽而變陰而辭曰吉者以陽剛之德不可為萬物先故剛而能柔則吉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篇朱子舊本為傳之第七文者釋也言者舊文

也始云解釋先聖舊文也蓋孔子申明乾坤二卦彖象之意以例其餘也文言曰乾之四德有見之天道之生成者有見之聖人之治化者又有見之君子之躬行者今自人之具于性者言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即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此心得之最先是之謂元人有此天地生物之心而後禮以節之義以宜之知以守之以次而集則元者豈非衆善之長乎由此一念之善而通之使之條暢是之謂亨善念暢茂而後則倫常日用之間莫不有

恩以相維有文以相接三千三百燦然大備豈非嘉美之所聚乎由是善之通達而宜之使之各得是之謂利利者即人性裁制之義之能協乎事机適乎人情而和者也至于善之既成而返而自安于正理所在知之甚明守之甚固是之謂貞人有此定見而後事物到前方能有所執持而不至傾仆則貞者是即應事之主幹也乾之四德不即人性而備具乎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人各具是四德而不必能全是四德惟君子无一念不仁无一事不仁與仁渾合无間而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覆冒之下而足以長人矣君子事无不善善无不全嘉美乎事物之會凡綱常倫紀以至動靜語默无不盡美於吾性本然之禮无不合矣天下之物各有定分君子以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則義之裁制截然而不可犯者皆適得人情之安而无所乖矣天下之事本有正理君子知之甚明而守之甚固則經權常變

但出吾心之所灼見豫定者以應之、而事皆依之以立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人同具此四德、惟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心、而體仁嘉會利物貞固以行此四德者、非至健何以能之、故曰乾元亨利貞、惟乾能元、惟乾能亨、惟乾能利能貞、正以惟君子之至健爲行此四德也、

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爻辭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所謂潛龍蓋言其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者也夫君子生衰濁之世而不為世所易以變其守雖懷才抱德而不事表暴以求成乎名不易乎世而遯世易至于悶也君子獨恬然忘之而无悶不成乎名而不見是于人更易至于悶也君子亦恬然忘之而无悶苟其道與時違而可樂也則出而行之當其道與時

忤而可憂也則去而違之用舍无與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其所操持確乎其不可拔者則真所謂潛龍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爻辭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此爻所言蓋以神明不測之德而不潛未躍位正乎中者也所謂龍德正中者如何庸言若无事于信

也而亦信焉庸行若无事于謹也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若无事于閑邪矣而猶且閑邪以存其誠恐其蔽于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于世矣然不敢自以為善于世而或伐也其所以閑邪存誠者常欲然不自足也此純亦不已之誠也德至此自普施廣被而物无不化焉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人君之德已備乎此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所謂君子終日乾乾者、謂其進吾性分之德、使之高明、修吾職分之業、使之成立也、其進德修業者如何、忠焉而自盡、信焉而以實、主乎中者无一念之不誠、自能漸漸充滿、日新不已、是即所

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行顧其言使言不妄發則事皆可成終身循之常而不厭是即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不能進德者以其不曾有進德之寔心耳君子知德之如何為至而其心必欲至之便可與剖析義理之幾微而德日進矣人之所以不能修業者以其不曾有修業之寔功耳君子知業之如何為終而用力以終之則事物當然之義皆與我相安可以存之而无失而業可居矣德業既盛是故在上位而不至于驕在下位而不至于憂无

往而不得其宜也君子既乾乾因時而惕則可以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爻辭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四之不果于上而又不安于下其无常如此似乎求進而為邪矣然其寔非為邪也四之不果于進而又不安于退其无恒如此似乎不安于潛見惕之羣離

之而獨進矣其寔非離羣也君子平日進德修業
欲及時行乎天下恐失可為之机耳進以其時又
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九五爻辭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天
地間凡物之同聲者必此唱彼和而相應物之同

類者必以往彼來而相求水性潤下故流乎濕而濕者先濡火性炎上故就乎燥而燥者先燃龍興則雲生而雲從乎龍虎嘯則風起而風從乎虎凡物皆然聖人作于上則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而萬物皆快覩之矣所以然者以物之本乎天而生者則自親乎上物之本乎地而生者則自親乎下則各從其陰陽之類也聖人之于民類也其位乎天位安得不利見之乎

上

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爻辭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九所謂貴者以其有位也彼則亢矣故雖貴而无位亦至高者也九所謂高者以其有民也彼則亢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下諸爻布列其下是賢人在下位也九樂有賢人在下位者以其為我輔也今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肯輔之者无位則无以安其身无民則无以承于下无輔則无以自立于上身孤而業廢是以動而有悔

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釋象傳若曰所謂潛龍勿用者言其以龍德而居下位也見龍在田者言雖離于潛尚未得大用于世故止為見龍在田也終日乾乾者進德修業行所當行之事也或躍在淵者表遷有為姑試其可進與否也飛龍在天言以聖人之

德居上位以出治也亢龍有悔以盈滿之極而致災也乾元之用九言君道剛而能柔則天下自然而治也

按文言三四節與象傳同例俱上句述經文下句解其義則乾元用九句亦當祇云乾卦之用九自陽變陰是剛而能柔君道如此天下可治矣于義似順諸說多以乾元即為君道用九即為剛而能柔即蒙引亦主此說然于愚心終不安故記之以質知者詳本義及小註元字不特

解、似只宜輕帶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第四節又申釋象傳、若曰、潛龍勿用、言陽氣潛藏于下、正君子養晦之時也、見龍在田、言大人出潛離隱、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終日乾乾、言時當進修、即能隨乎時而進修不息也、或躍在淵、言乾道至此、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詳審而

未敢遽進也、飛龍在天、聖人至此、乃位乎天德之位、而道始大行也、亢龍有悔、居卦之上、時既極矣、又以亢處之、是與時偕極、故動而有悔也、乾元之用九、言聖德之剛而能柔、天道之法則、于此可見、不特可見聖德君道而已也、

時說乾元用九、以統天之德、而剛而能柔、天則之妙、不外此而見、取其便于作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第五節以天道明乾義。而以聖人配天道。所以申釋彖傳也。若曰、夫乾元者固以始乎物也。然不特始之而已。既始之、而即大為發舒、以亨之者也。至于利貞者、舉前之發舒者、復收斂歸藏、生意各足寔理渾全、是即乾之性情也、始而亨、固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而性情見、亦乾始之所成就也是乾始不特始而亨、又能以嘉美之利、遍利乎天下、使各得其性、各成其形、而究竟斂于无迹不自表暴其所利、乾元豈不誠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由四德觀之、大哉乾乎、豈一言所可盡乎、氣機之爲通爲復、无所居撓、蓋剛也、其通復之一往一來、未有止息、蓋健也、其相爲交接也、皆循序適均而不偏、一何中也、其自爲分段也、則各成一氣而不倚、一何正也、其剛健又極其至、而不雜乎陰柔、又何純也、其中正又極其至、而不雜于邪惡、又何粹也、且其所爲純粹者、又至微至妙、无聲臭形象之可言、又何精也、乾之爲乾如此、豈常人所能測者

乎、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惟聖人以乾之六爻發揮之、乃所以旁通乎乾之情、使四德之奮、昭然而无餘蘊也、聖人既洞悉天道、故其因時而乘潛見飛躍之六龍、以行此天道也、德澤之被乎人、如雲之行如雨之施、隨處洋溢、而天下已无不遂生復性而平矣、聖人之德、不與天為一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第六節以復申釋彖傳。若曰初之潛龍勿用何也君子以已成之德為經邦立事之行斯計日而有可見之成績也今夫潛之為言也身方隱而未見故其行因而未成有德而无時則業无由立是君子但當眷晦以待時而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之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也、君子以天下之理、散于事物之間、或在方策之上、非一端也、則廣搜博覧以聚之、然所聚之理、有精粗本末焉、有是非得失焉、不易明也、則訪師質友以辨之、至于是非得失、精粗本末、既了然于心、則復寬拓其心胸、以容受之、使衆理之萃于吾心、淵涵海納、而不知其涯際也、至于事物之來、其所以措置之者、又皆大公而无私、至當而不易、此自修之全功也、有天德、斯有王道、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雖非君

位而人君之德已備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之爲爻、重剛而不中、其德易有咎也、又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其時位又易得咎也、惟其陽剛之資、能自警戒、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之爲爻、剛而不中、資本能疑者也、其位又上

不在天、未登元后之尊也、下不在田、身居百僚之上也、中不在人、无事進修之力也、正進退未定之會、故上不遑上、進不遑進、而或之、或之者、正詳審其可否而疑之也、其不肯輕躁如此、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九五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大人者、大以道耳、覆載之德、莫大于天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賦

臨之明、莫大于日月、大人與日月合其明、序而不忒者、莫大于四時、大人與四時合其序、吉凶不爽者、莫大于鬼神、大人則與鬼神合其吉凶、有天所未曾顯示、而大人創爲之先乎天也、雖先乎天、而寔合乎天、亦自推行將去、而天不違、有天所已顯示、而大人依而爲之、遂奉天之時而不失、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安得不遠有望而近不厭也、况于鬼神乎、安得不山川效靈、卜筮其依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爻之爲亢龍有悔何也、亢之爲言也、知身之宜進矣、而不知其亦宜退、而一于進、知位之見存矣、而不知其亦易亡、而恃其存、知物之既得矣、而不知其亦易失、而自矜其得、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知進之必有退、存之亦易亡、能處之以道、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乃能之乎、夫子于乾卦彖象之辭、重復申明、所以明易理之无窮、不可執

章乃德之一節。發見于外者。是即所謂小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体乾得正。前遠于陰。是有剛正不屈之操者。雖與四為正應。其勢可相扳援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陽性本上進者也。此爻之上進。則循乎上進之正道者。占者如是。無辱身之咎。而得正。已之吉矣。

蒙引云不為陰所制。就是无咎。就是吉。蓋自其不辱身言。則為无咎。自其進身合理。又曰吉。不

必如正己正人之說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當小畜之時、能不為陰畜、而復自道其進身之義、為得其正而吉也、

九二、牽復吉、

九二亦欲上進、而漸近于陰、若為所畜矣、然以其剛中之德、與初九之剛正者合、故能與之連彙上進、同德而升、陰不能制、何吉如之、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夫子以地道釋卦辭曰、至極而无以加者、坤之元乎、方資始之時、僅有其氣、及坤元藂育、則氣聚而為形、坤元者萬物之所資以生其形者也、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豈坤之自生乎物哉、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坤之元、一乾之元也、此坤元之所以為至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廣大、品物咸亨、

所謂亨者如何、坤之厚、无一物之不載、其載物之厚德、真能上合乾之无疆、何以見其厚德載物、方

其化机之將出未出、則停蓄于內、而无所不有、德之所蘊者何厚也、及化机之既發、則日新于外、而无處不被、德之顯設者何厚也、厚德如此、是以品物當其光大之會、无不暢茂條達而咸亨焉

厚載物就德說、不就形說、要切亨意、言萬物皆在其長養之內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何以曰利牝馬之貞也、蓋以牝馬屬陰、而又行地、是地之類也、其性之順可知矣、然其行地、能不息

而无疆是順而且健也、坤之、德、承天之施而發育不違、何柔順也、而所以爲柔順者、又能克底有成而未嘗止息、柔順而利貞也、是以不徒曰利貞、而曰利牝馬之貞也、坤之德如此、誠君子所當體而行之者乎、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子攸行者何如、坤之占可考也所謂先迷者、以其居先則失坤之道也後得者坤在後、則爲順、而

得其常也西南得朋者西南陰方以陰從陰是柔順與柔順者同類相助以行也東北喪朋者以強柔者不可共與事若能反之西南以就柔順之人則終有慶也

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

夫坤之爲道先非貞而後爲貞東北非貞而西南爲貞君子心安于貞而无所勉強自得常得朋而吉矣君子欲行如此是坤道此健順君子亦此健順與地之无疆者不相應而不二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夫子釋坤卦之象曰、坤為地、上下皆坤、是地之為勢、高下相因而无窮、乃至順、極厚而无不載者、君子體坤之象、知萬民之托乎君、猶萬物之托乎地、其德之積於中、與含弘者同體、其德之發于外、與光大者同用、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淑、使天下之物、皆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斯其為應地无疆也乎、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蓍數六為老陰、八為少陰、故謂陰爻

為六、此爻一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為方履乎霜、知冰堅之將至、如小人之初進、若不足為患、其後必至滋蔓披猖、流毒无窮、君子當蚤見而預圖之也、

象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夫子釋爻下之辭曰、初六而曰履霜堅冰、以其為陰之始凝也、若不蚤為之備、而因循漸積、其勢則必至於堅冰之盛矣、君子可不制之于其微哉

夫子解經全吃力在馴致二字、從來小人用事、

直是漸漸挨来人不及覺、

六二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柔順中正之主乎内、則為直廓然大公、而无邪曲之私、柔順中正之見乎外、則為方物来順應、而合至當之則、其直也、无一念之不直、其方也无一事之不方、又何其大也六二之德如是、却又自然而然、非有所矯而後直也非有所制而後方也其直與方、非有所擴而後大也、不待學習而自利于内外之間矣、占者有

如是之德則其占當如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當其靜時不可得而見也及其一動則存乎内者見其无私而直發乎外者見其當理而方也凡德之待乎勉強者未為盛也六二之之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矣地道至此不極其盛而大光乎

地道就人上說言人之全乎地道者至此為極盛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以陰而含陽是有經綸濟世之美而自韜晦宜固守之以待時者然居下之上進用有机豈終于含藏者時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不敢專成而後必能終君之事凡君所倡之于先者皆代終之于後也爻有此象故或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爻所謂含章可貞非終隱其能也乃待時而後發

耳、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以其知之光大、知分之不可以越、知職之不可不盡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重陰是人之能收斂者、不中則又當閉藏之時、故其象占為括囊言謹密韜晦、如結囊之口然、如此則不敢任天下之事者、亦不敢天下之事、何咎之有、不能成天下之功者、亦不能享天下之名、何譽之有、

括囊者本心只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故

彖傳只說无咎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四云括囊无咎者以其能愼故不害也愼于為則无敗事愼于出則不辱身也

六五黃裳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位陰性順而五得中其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凡一言一動發政臨民之際无往而非中順无煩无僻不驕不亢所謂居尊而能下人者也如此則治化大行民心愛戴故其象為

黄裳其占當得大善而吉也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温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正所謂黄裳元吉者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之黄裳元吉一言一動出政臨下之際无非中順之所發越其文可謂盛矣然豈得之自外哉此文也乃在中者也本之于中而暢之于外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陽統夫陰陰承夫陽此定分也上六則陰盛之極

其勢必與陽爭、故爲龍戰于野之象、夫陽既衰、而與陰之盛者爭、埶固必敗、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亦豈陰之利哉、故必兩敗俱傷、而其血玄黃也、此正堅冰之禍、君子可不謹于履霜之時耶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所以龍戰于野者、以陰之道、昔之所馴致者、至此極盛、故敢與陽戰也、若蚤制之、則无此禍矣、

用六、利永貞、

用

六陰皆老、而用六則陰變而爲陽、夫陰柔不能固

守。今變而陽、則剛以濟柔、而能永貞矣故占者利于永永守此正道而不貳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何以能永貞也、蓋易之理、陽大而陰小在陰之小、本不能固守、今以陰之小、而終為陽之大、則其剛健之操、足以有守而永貞矣、

文言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文言之中明坤卦者曰、坤之象辭所謂利牝馬之貞者何如哉、夫坤之為道、退然无為、至柔也、柔則

嫌于无力而不剛然乾之施一至即能翕受而敷施之生成之機沛乎莫遏何其剛也寂然无事至靜也靜則嫌于无别而不方然淇生物之德陶鎔萬類各有常形而不可移易何其方也至柔順也至柔而動剛則順而健矣至靜順也至靜而德方則順而健矣此所謂牝馬之貞也

至柔至靜其本體也動剛德方其發用也皆一時事

後得主而有常

坤以順而健為貞、是以君子之安貞應地者、後得而不敢先物、主于利而不肯斷制、非特一時為然而以為一定不易之常道也

時說多就坤說、從蒙引主君子說

合萬物而化光

自坤之亨言之、坤自資生而後、萬物生意、皆包含于內、充積者甚裕也、及其發達于外、則形形色色、无不暢遂、其功化何光顯乎、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吾觀夫坤之為道、其天下之至順者乎、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一惟承乎天之所施、而時行之、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所以為順也、

有分貞利亨元說者、本之雲峰胡氏、蒙引破其說、今從蒙引、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者何也、天下事未有不

由漸積而成者、自人家道之興衰言之、積善之家不特身受其福也、必有餘慶、及其子孫、積不善之家不特身受其禍也、必有餘殃、及其子孫、此其常理也、又以變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由來者有漸、亦莫不由積而成也、若為君父者、當其初萌之時、而早辯之、則不至有弑逆之禍矣、惟其辯之不早、至于時勢既成、然後起而裁之、則禍立至矣、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人當于其漸者而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六二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正也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也皆其固有而非外鑠者也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内以不失吾本然之正守義以方其外使協乎本然之義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而不能直内皆孤也敬義並立則内外交養不偏于一善而德不孤不期大而大矣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則以體用全備无適不宜其于行

事、坦然而无所疑惑也

蒙引云直其正也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以下、君敬以直內二句、似君子體仁以下四句、時講多截[illegible]其正也二句為六二之成德、君子以下、為進德、欠確當、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之義、蓋言陰之為道雖有才美、但當含之而已、不宜自炫也、以此而從王之事、即鞠躬盡瘁亦

弗敢有其成功也所以然者何哉地之道當如是也妻之道當如是也臣之道當如是也夫地之為道其于天无有專成而但承天之施以代之有終耳妻道臣道從可知矣此其所以含章而无成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六四何以言括囊夫世運之盛天地交感而變化雖草木亦蕃則賢人可知及世運之衰天地閉塞而不通則賢人必隱君子出處之隨乎時如此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天地閉塞之時當謹避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取象于黃裳者何也君子中德渾然在內萬事萬理无不貫通而有以盡其大一事一物各有條理而有以極其微此所以取象於黃也五爲尊位而順德所著乃溫恭接下平易近民而不以尊貴自居是身正人君之位而居在下之體此所

以取象於裳也夫此中順之德固有內外之分然合而言之惟中德之美充乎其中因而暢於四肢而動容周旋之間无非溫恭之度發於事業而經世度務之際无非和平之化夫充積不厚不可言美發越未盛亦未可言美之至今中德充於中而順德著於外如此誠美之至極而无以加者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之義何也、陽大而陰小、陽尊而陰卑、何敢與陽敵、上六陰盛之極、其氣勢近似乎陽、在陰必不肯安其分、在陽亦有所難堪、勢必至於戰、時勢至此、疑於无陽矣、故爻詞稱龍焉、以為陽雖微、陽之名分、固自在也、又以陰雖盛、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焉、以明其為陰也、陽與陰之名既正、使天下曉然知大義之所在、所以扶陽而抑陰也、其曰玄黃何也、夫玄黃者、陰陽之相雜糅也、天之色本玄、而地之色本黃、今兼舉之、所以明其俱傷也、惟

不辨之於早故至此君子可不思謹其微哉時說謙天玄而地黃以為明陰陽之定分終不可得而淆只取便於取文其實非本旨讀者酌從之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之為卦內震外坎乾坤之後一索而得震震為乾坤始交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為險陷此卦以震遇坎是乾坤始交而遇險陷物之始生而

未通、其在世運、正草昧之初、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時、故其卦為屯、屯者艱而未通之謂也震以一陽在二陰之下、其德為動、震動在下、而坎險在上是在險中而能動、不為所束縛者、人有此興衰撥亂、摧陷廓清之才、自足以弘濟時艱、何屯之不可濟、故其占為元亨、然方在險中、必須從容觀變、未可見小欲速、而輕有所為、故利於守正而勿遽有所往也、夫屯難之世、固宜立君以統治、卦之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其德又足以得人、而為

可君之人故利於衆建諸侯使各有統治以濟此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此是以卦之二體釋卦名義孔子說屯之爲卦內卦震以一陽在二陰之下是剛柔始交外卦坎以一陽陷二陰之間是爲難生天地之氣初交而尚有險陷是萬物初生而未能申如天地初闢而世難方殷者故名曰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卦辭何以曰元亨利貞夫震之德爲動坎之德爲險以震遇坎是以奮發有爲之才而當艱難禍變之會能動乎險中而不爲所困者才足有爲故可以濟屯而大亨然方在險中未可輕有所爲故尤利在守正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辭又曰利建侯何也震之象雷坎之象雨雷雨交作充滿兩間其象如天運雜亂晦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時正宜立君以統治而又當常存戒

懼、以圖治而撥亂、未可遽以為已安寧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而未成雨、是世運屯難之象、故其卦為屯、君子當此之時、於以經之而治其大綱、綸之而理其條目、使未定者由此而定、未明者由此而明、屯可濟矣、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總引其緒、如九事先正其大綱也、綸者隨其條理而合之、如九事理其節目、使彼此相宜也、皆借用字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爻當屯之初、世難方殷、未可遽進之時也、以陽在下、陽雖有可進之資、而在下則无上進之勢、又居動體、本有欲進之志、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却无同德之助、故其志雖欲進以濟屯、却不得進、而有遲回却顧之象、然以陽居陽、居得其正、故其占又利安處于正、守道待時而不安進也、初九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而為民所歸、君之象也、故占者能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象曰、人多以難進而躁動失正、初九雖磐桓難進、然其志則在于行、正有救人之心、而未常无守身之節、故曰利居貞也、其曰利建侯者、以其有超羣出類之才德、是貴也、却能下乎賤、其所念慮、所作爲、皆安人利物之圖、舍已便人之事、如此則大得乎民心、而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與五為正應、其君臣之分已定、以其逼近于初、為其所難、而屯如、遂不能遽合于五而邅如、其所乘之馬、東西布列而不得前、夫此初爻之逼六二、寔匪為寇而欲害之也、欲為婚媾以厚我耳、此人情所易暱、而喪其守者、六二乃能守正不許、如女子之貞而不字于人、直至十年之久、數窮理極、安求者去、正應者合、乃字之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邅迴難進者、以其乘初九之剛、為其所難

也十年乃字者、二五相應、本理之常向也為初所難而失其常、今也數窮理極、正應者合、而復其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内无濟屯之資、上无正應、外又无共濟之人、然其陰柔而不中正、必不可進、而躁于進、非惟不得逐其進、而反以取困、故為逐鹿而無虞人以為之導、惟陷于林中之象、君子而知進退之幾、不如舍而勿逐可也、若往逐而不

舍、則必至于羞吝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爻詞所謂即鹿無虞者、以躁進者心貪乎利、而惟知從乎禽也、君子則能舍之、若往而不舍、則羞吝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居大臣之位、有濟屯之責、以其陰柔才弱、不能上進以濟屯也、故有乘馬班如之象、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己、即吾之婚媾也、若能下

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屯而去无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知己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是可謂明也已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是有才有德而且有位然當屯之時陷乎險中則國勢已危天命已去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能為援是輔相无人又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是人心已他有所

厲如此、則九五坎體之德澤、无由而布、為屯其膏之象、占者值此時勢、以處小事、无關成敗之大者、則守正猶可得吉、若處大事、欲大有作為、則雖守正而亦凶矣、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亦將若之何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所謂屯其膏者、以時勢已去、其德澤雖欲施而未能光大以及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居屯之終、本有將濟之机、但陰柔无應、既无其才、又无其輔、人已兩不足恃、其何能濟、但見其進无所之、惟有憂懼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言當屯極而不能濟、則必至喪亡也、

程傳云、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按程子蓋此言于屯卦之末、教人以學易之法、如屯是一事、六爻則各言其所以

處是屯者、然據各爻所取是一義、自他爻彼此相取又一義、有難以槩一者、如屯初爻、是成卦之主、固處屯之最善者、自二爻視之、則爲強鄰相逼、自五爻視之、則爲新造之主、于義殊有未善、自四爻視之、則又爲賢人之在下而可相輔者、他卦亦然、所謂不可爲典要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坎下艮上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其象為山、其德為止、今以坎遇艮是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而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卦為蒙、文王繫之辭曰、人之蒙者、有亨道焉、愚可明、柔可強、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者何也、九二以剛居中、善於發蒙者也其教人也匪我往求童蒙、乃童蒙求我而後應之、是謂不枉教而蒙知所尊、人必竭其精一、如初筮之誠、而後告之、若其心不誠、而至再至三、是瀆也、瀆則不告矣、

是謂不輕教而人知所勉、善教如此、蒙所由以亨也、然其所以教之者、又利於以正、啟之以當知當行之理、而異端曲學、不得入焉、此尤教者所當謹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之為卦、自其象言之、山下有險、以峻絕之處、而下有坎陷、人將手足莫措、是蒙昧之地也、自其德言之、內險而外止、存乎內者、隍杌而不安、見乎外者、又窒礙而不利、是蒙昧之意也、故其卦為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辭云、蒙亨者、九二以能亨人之道而行、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既非无本之教、且其教人也、又得時之中、而適當其節焉、何以見之、以彖辭下文觀之、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六五之志、来應乎我、而後施教也、是以亨行于立教之始而得時中也、所謂初筮告者、以其剛而得中、故教人有節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九二之意、以為至再三而亦告之、則非但蒙之瀆我、而我亦瀆蒙、故不告也、是以亨行于施教之日、而得時中也、蒙之所以亨也、彖辭所謂利貞者、當其蒙時、而養之以正、則聖人之域、由此而馴致、是即作聖人之功也、養蒙者可不加之意乎、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而已矣。故養蒙以正。即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以消消之微、壅于沙石、未能遞達、是之謂蒙、君子知蒙之不可不養也、果其行焉、凡理之體于身者、勇往直前、不敢以怠心乘之、育其德焉、理之得于心者、優遊饜飫、不敢以躁心乘之、內外交養如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豈終于蒙乎・

蒙引云、果行育德、只承蒙字言、不必粘著山泉、

又云果行育德、有內外无先後、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是人之至愚暗者、占者遇此、當開

其蔽、矯其偏、以發其蒙、發之之道、當何如。陰柔最下之質、非寬容優裕、所能諭也、利用刑人以威之、使之知懲、然又不可一于嚴。又必脫其桎梏以寬之、觀其自新、若一循夫嚴之道、以往而不舍、則在彼既有所不堪、而吾之教、亦有所不行矣、何吝如之、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有不正、則人情易玩、爻所謂利用刑人、所以懲肅其坊範規矩、使之知畏、則吾教易入

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是當蒙之任者、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固當有所包容也、然爻之德、剛而不過、又能有所包容者、故為包蒙之象、人无賢愚、皆受其益、其吉可知、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陽得陰助、家道有成、故其占亦吉、又以剛居下位、而任上蒙之事、不負所托、如為子而任父之事、而克荷其家、故

爲子克家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如其占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爻所謂子克家者、不特二之才、足以任也、亦以五能任用乎二、剛之與柔、情義相接、故二得以伸其才耳、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陰柔不中不正、錮蔽之甚、不可化誨者也、占者遇之、勿用取女、以此女見有金之夫、則不自有其身、而往從之、取之何所利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文所謂勿用取女者、以此女之行、邪僻而不慎也、
六四、困蒙、吝、
蒙者全賴明者以發、六四之陰柔、既遠於上二之陽、不得賢明之君子以近之、又應初六之陰、而无正應、无所親之賢者以爲之助、則蒙无自而發而困于蒙矣、困于蒙、則終於下愚之歸、吝孰甚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待陽以發其蒙、今六四困於蒙而致吝、以其獨

遠於陽剛之寔德而不知親賢其終于蒙也宜矣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蒙之純一而不雜者也有虛己之誠而无自用之失則賢者得以盡其啟沃之力德性以明治功以成而吉矣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得吉者以其有純一不雜之順德以巽而聽於人之開導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是治蒙過剛者、故為用威擊蒙之象、擊蒙雖非治蒙之善、亦顧所用何如、若用此剛治之法、而責蒙以未能知未能行之事、是反為蒙之害而為寇也、何利之有、惟用威嚴以捍其外誘、而全其真純、雖過嚴密、乃所謂養蒙以正者、何利如之、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擊蒙之過嚴、而利用禦寇者、上施之則為養蒙之正、下受之則有作聖之功、上下各得其宜、而順故曰利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以乾之剛而遇坎之險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以待故卦名為需文王見此卦九五坎體中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又坎水在前而乾以剛健臨之故係詞以示占者說人於當需之時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誠然者非能需者也必需而有孚寔心以需而无欲速之念是真能以義命自安

者利害計較之私、不得攪亂其胸中、其心之光明、而亨通爲何如、然所需之事、若又得乎正道、則事无不宜而得吉、即臨大難、亦必得濟而利涉大川矣、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夫子釋之說卦名曰需、須待之義也、其所以爲需者、坎在上、乾在下、是有險在其前也、九性之陰柔者、多有躁動之失、而乾以剛健臨之則能從容靜俟、而不冒險以進、覩其處險之義、自當能濟而不

至於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詞所謂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何取哉、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而德備乎正中也、不徒有尊勢、而能正且中、則无茍且僥倖之事、又无欲速期望之私、而有孚光亨貞吉者、在是矣、其言利涉大川者、以其既有孚而且貞、則沉毅以觀變、慎密以謀幾、何險之不可出、是以往而有功也、

以字當作而字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惟待陰陽之和而自雨、需之象也。故為需、君子體此象、遇事之當需者、亦更无所作為、惟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而已、飲食宴樂只形容居易俟命之意、非真教人宴樂也、

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九未近乎險、世變雖殷、而身在事外、有需于郊

之象然恐其不能固守而中變也九之陽剛又有
能恒其所之象故戒占者利用始終一致恒久而
不變則不降不辱身名俱全何咎之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爻所謂需于郊言其超然事外不冒險難而行也
利用恒无咎者言其安静自守若將終身不失其
處需之常道故得无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漸近於坎是需於沙之象雖禍未有及身而

不免小有言語之傷、然九二剛中者也、剛則有沉毅之操、中則有善處之術、終必出乎險而得吉矣、

終吉以本爻之德言、占在言外、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需于沙、漸近乎險矣、然有剛中之德、能以寬而居中、不急進也、故雖小有言、而究竟得吉也、

衍字貼剛字、中字、即本義剛中能需之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所處之地、既濱于險

而又以過剛不中趨之、其能免於害乎、故爲需於泥致寇至之象、其視初之、无咎、二之終吉遠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之需于泥、言災害即在外卦、與己甚相近也、其言致寇至者、以九三過剛不中、而不能需寇害之來、寔自我致之、使其能敬慎而不妄動、則雖需於泥而亦可以不敗也、豈可謂近險而无善全之術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交坎體、已身入乎險矣、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需而不安進、故終自險而出爲出自穴之象、占者若在險地而能如此、則險可出、而身可保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雖需於血、然有柔正之順德而聽乎機會之自至、故終免乎險而出自穴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需於尊位、凡所當爲之事、已无

不克盡至此惟安以待之不復更有作為有需於酒食之象即所謂有孚而貞者也占者若能如是而貞則无需不獲而吉矣

貞吉為占者言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爻詞所謂酒食貞吉者以其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中則无計較之私正則无僥倖之舉需之盡善者也

上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居險極、无復可需、是已陷于險、為入於穴之象、夫既陷于險、若无可為矣、所幸下應九三、初二、二陽、又三同類、相與需極并進、同欲出險、卒然與之相遭、為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上六陰柔必能虛已以順之、為敬之之象、如是則終必得陽之助、可以出險而吉矣、占者若於力无可為之時、猝遇共濟之人、而能順之、必賴其力、以出險矣、

象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所以有不速之客敬之終吉者、以陰居險極、

才與時左、固爲不當位、然遇賢而能敬、終賴人以濟、雖不當位于需之道、尚未爲大失也、

象引云、六爻吉凶、不全係於去險之遠近、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卦乾剛而坎險、自上下言之、則爲上剛以凌其下、下險以伺其上、自一人言之、則爲內險而外健、自彼己言之、則爲此險而彼健、皆致爭辯之道、故

其卦為訟、文王以卦之九二、中寔而无應、為有孚見窒之象、坎為加憂、卦變自遯而来、剛来居二而得中、有惕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有終訟之象、九五中正、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有不利涉川之象、故係之詞曰、訟之為卦、蓋以有孚信之心、而見窒于人、理直而受枉、因不得已而訟、既訟矣、將何道以處之、必心存惕懼、可止則止、而適得其中、則不終于窒而吉矣、若求勝不已、而必欲究竟其訟、則禍將不測、而致凶矣、必往見中正之大人、以辨其

爲詞彼健又有敵我之勢而不屈、此皆致訟之道、故爲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来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彖所謂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卦變自遯剛来居二、而得下卦之中也、剛而得中、是善用其剛而无恃壯之過、故其訟能惕而得中也、所謂終凶者、以訟之一事、揚人之惡、增俗之偷、原非美德、以理言之、非君子之所宜成者也、所謂利見大人者、取九

五中正有大人之象、是能聽訟者、故言利見之也、不利涉大川者、以乾之剛寔、而履坎之險陷、是自入于淵也、

剛來而得中、是言九自三來居二得下卦之中、就爻位言、惕中與本義懼而得中、是言訟者可止而止得理之中、就事體言、二中字雖相因、其所指則不同、不可混、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而水下、其行相違、是為訟象、君子知訟之所

自起由于人情之相違故其作事也謀之于始必求當乎物理合乎人情而不至于相違則訟端絶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陰柔本非終訟之資居下又无終訟之勢故爲不終其所訟之象既不終訟其始也雖小有言語之傷以致訟其終必无訟而得吉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不永所事夫訟本不可長初六固未爲失也

如此剛物雖小有害語之傷、以致訟終必辯明而得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能裁度事理者、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既知理之不當訟、又見勢之不可訟、故其象爲不克訟、乃歸而逃避、以早約自處、其邑人僅三百戶、能退讓不競、如此斯免災患之道矣、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所以不克訟歸逋竄者、蓋二本非五敵若不知退避、而自下訟上、則禍患之至、寔自取之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但享其平日之常分、而不與人爭、可謂能守正者、以其質弱、不免為人所侵、而有危厲、然能含忍不報、終必得吉、雖厲不能為害也、陰柔質弱、則短於有為之才、或出而從王之事、亦必无成功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之惟食舊德而從王事則无成者以其陰柔不當自主事必在上者主之于先而已從之乃得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以剛而不中有訟之象幸其居柔故其象為能以理自制不克訟而復就乎正理且變其好勝之心而安處於正真能改過自新者吉之道也

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有內外无先後

蒙引解初六之終吉九二之无眚六三之終吉

與此爻之吉、俱作象說。不作占說。以其爲爻德所自具、非以告占者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復即命、渝安貞、初有欲訟之失、後乃能自新如此、則立心行事、皆返于无過而不失故曰吉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此爻、若訟而有理、則必得見如是之人、以伸

其桎達其情、而得大吉矣、

訟者元吉、非九五元吉、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之所以元吉者、以九五之中正故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有孚而窒者遇之、自然獲伸、所以元吉也、

上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以剛居訟極、是健訟而必欲取勝者、故有時倖勝而或錫之鞶帶、然以訟而得、豈能安久、雖售

欺于一時、是非曲直、自當有辨、終朝之間、而已三褫之矣、終訟者、亦何利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夫子說不必計其褫與否也、即其以訟而受此服、得不以道、服之不稱甚矣、雖章服在身、亦不足敬也、況又終必褫之乎、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下坎上坤、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有

寓兵于農之象、又九二以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爲衆之象、六五以柔居尊、下應九二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爲師、文王係之詞曰、人君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若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棄其衆、故用師者、必名義甚正、寔爲伐罪取殘之舉、而又使老成之人、以將之、是真能帥師以正之人、則民悅而從、戰必勝、攻必取、而得吉矣、又何咎之有、用師之道如此、占者可知所遵矣、

大全朱子解吉无咎與无咎吉精確可玩本義

解貞丈人不貼出九二來不知其說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孔子釋之曰、卦辭言師貞者何也、夫師者衆之義也、即伍兩卒旅之屬也、貞者、正之義也、言去暴而非爲暴也、九二以一陽在下卦之中、上下五陰皆順而從之、是能倡率衆人而動必以正者、所謂仁義弔伐之師也、將能如此、則任將者天與人歸而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所謂丈人吉无咎者何也自卦體言之九二剛中而應六五則是威而不暴勇而有謀之人且得君甚專委任甚重自卦德言之坎險而坤順則是行兵凶戰危之險而能御衆有道合乎人心此丈人之所以為丈人也以此德而行師雖供億之繁犯難之危不无害乎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而民皆悅而從之矣如此則人和既得三軍用

命有不戰而屈人兵者其善可知而窮兵黷武之咎亦以免矣

象

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水寓于地即兵寓于農之象故爲師君子體之于平居无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其比閭州黨之民即所以蓄聚其伍兩卒旅之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用之不患于吾衆之不足矣

初

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在卦之初、爲師之始、故周公教以出師之常道、曰、三軍之命係于將、大將之權在于律、凡師之出、必以律、號令嚴明、部伍整肅、使坐作步伐之間、次舍出入之際、皆有常度、所謂有制之兵、此師之臧者也、若不以律而否臧焉、不惟不可以致勝、且將以卒予敵而凶矣、占者可不慎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爻言師出必當以律、苟失律而否臧、則必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是勇足克敵、而不徒恃其勇、威足制勝、而不純任其威者、以是德而在師中、則足以成平定之功、而无黷武之咎矣、二之德、固足為國家用、又上應于五、是為人君所信任、而委以閫外之重、錫之寵命、至再至三、威望隆而人心服、九二所由以有成功也、

象

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之在師中吉者、以其承人君之寵、有專征之權、故致有成功之吉也、王之寵九二、至于三錫命

者以其慘念萬邦、不忍其危亂、故寵任大將、使之
去其殘暴、以安戢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居陽、則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
以此而任行師之責、不惟不足制勝、其師或大敗
而輿尸矣、凶何如乎、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而輿尸、无功之大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不中、其才不足克敵、與六三類也、然居陰得正、明義理而識時勢、與六三殊矣、故為知其不勝、而左次以避之象、雖无戰勝之功、然能全師以退、可謂无咎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而曰无咎者、知難而退、本行師之常道、左次但不能克敵耳、未為失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或有敵

加于己爲生民之害乃不得已而應之爲田中有禽侵暴之象利于搏執而取之罪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然任將尤貴得人惟九二剛中有才有德所謂長子也使之帥師可也若復使弟子如三四者以參之則長子之委任不專動有所制不免于輿尸雖有執言之正而亦凶矣占者可不知戒哉

長子即丈人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六五視之則曰長子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所以必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而行也使之帥師、使得其當矣、若夫弟子之輿尸、則是使之不當也、輿尸之凶非盡弟子之過、而使之者之過矣、

上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順之極、武功告成天下已定、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于是有賞功之命、功之大者、則命之開國、而爲諸侯、功之小者、則命之承家而爲卿

大夫然師旅之興所用之人不一此封建之賞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夫小人雖有功但當優以金帛
厚之祿秩不可用此占而使之開國承家也
朱子語錄云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又云勢不[illegible]不封他得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
此說與本義異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開國承家之命、所以正其功之大小、使之各得其分也、又言小人勿用者、以小人而有國家、必驕恣殘暴而亂邦也、

☷☵ 坤下坎上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来後夫凶

此卦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有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其卦為比、文王係辭、說比之為卦、以親輔為義、筮者得此當為人所親輔而吉、然人之比我、

比其德也、必當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永長貞固之德、然後足以為人所比、而无咎、不特近者悦之而已、其未比而不得所安者、亦將聞吾之德而來歸之、彼後至者、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自失所比而得凶矣、可見人能盡比天下之道、而後為人所比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孔子釋之曰、卦名為比者、謂相親輔之義也、于卦何所取、蓋以九五居尊、而五陰從之、是在下者順

從乎上故名為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卦詞之言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也、以九五之剛而得中也、剛則不屈于欲、中則不倚于偏、故能體仁而為元、悠久而為永、守正而為貞、德足為人比如此、乃得无咎也、不寧方來者、以卦體上下五陰、皆與九五相應、是率土歸心、敷天向德之象、故曰不寧方來也、後夫凶者、九五有如是之德、而尚有

執迷負固者、是自外于德化、其來比之道、于是而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之與地比而无間、故其卦為比、先王觀此象、于是有所以比天下之道焉、以為天下至大、一人不得而親之也、乃建立公侯伯子男之萬國、使為諸侯、制為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則下情可以上達、君恩可以下究、不有以比天下而无間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爻是與人相比之始、故告人以比之常道云、凡人之相比必中心誠信而不欺、則于比之道為不失而无咎矣、若其誠信之心、自一念積之、至于念念皆然、充寔于中若物之盈缶焉、則不特无咎而已、且將有意外之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卦之初六有孚而盈缶者、故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柔順中正、則其德先正也、故能比夫正所應者、願比之君、則所比者又正、如是而自我以比乎人、有相得之美、无失身之累、比之至正而得吉者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比之自内、而得正、則不自失而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承乘應皆陰、是以暗昧邪僻之資、而在耳目之前者、舉非正人、自然入其流而

不自知矣、故為比之匪人之象、其不言凶、凶不假言也、

彖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而匪其人、所喪寔多、不亦可傷也乎、此言所以深警之也、

六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夫以柔居柔、是柔順得正者也、故能比夫正、所比者五、是顯比之主也、則所比者又正、明良相遇、一德相資、比之至正而得

吉者、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外比于九五之賢、蓋以五為人君、以臣事君、義无可逃、故往從之也、不特為慕德之誠、而且為尊君之義、所以為貞而得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以一陽居尊位、有中正之德、而為羣陰之所歸、是顯明其比、天下之道者、以公溥之心、為蕩平之治、未嘗暴其小仁、違道干譽、以求天下之比、已

也如王用三驅之法以取禽而失其前去者即息人亦不相誡備而求必得如是則不屑屑求天下之比而天下將无一人之不比吉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吉可知矣

本義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是言三驅之法如此不曾正解三驅字大全徐氏之說不通按周禮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鼓人三鼓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又三鼓車驟徒趨及表

乃止又三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車三發徒三
刺乃鼓退坐作如初遂以狩田既陳乃設驅逆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
遂鼓行其疾徐踈數之節經雖无文當一如前
舞表一止欲爲三驅也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
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
被驅而入者皆獲一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
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illegible]一一相似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之吉、以五得陽之正、而居上卦之中、正則无私、中則不倚、是天德克備而有純王之心者、故見之政事者、皆公溥蕩平、而為純王之治、是以顯比而吉也、所謂失前禽者、以王者之三驅、舍其逆而來者、取其順而去者、惟聽其去來、是以失前來向己之禽也、邑人不誡者、惟上之人大公无私如此、故羣下化之、亦去其偏私之心而不逐逐于

利、是上之德有以化其偏而使中也、

時講不誠作不待告戒來歸說仍程說非本義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是无元永貞之德、不足為人所比者、將見衆畔親離、不能久居人上、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之不足居上而為无首者、始雖居上、其後則无所終也、此不能比人者勢所必至也、

終